

太子

御井烹香

著

请接招！

我苏世暖上辈子
一定是做坏了银河系
这辈子才会遇上太子妃

太子妃不好当 这日子没法过了！

早上起得早
中午不管饱
晚上睡很少

当皇上的公公喜
怒无常/当贵妃的
后妈不怀好意

连自家带来的
丫头都对
我严厉教导

讲真，要不是从小就喜欢着这个不怎么喜欢我的太子爷，
我才不稀罕太子妃这份差事！！

《花火》众编长叹推荐：

惹祸技能满点的太子妃，
终究还是栽在了腹黑美貌太子手上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太子

御井烹香
著

请接招!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子,请接招! / 御井烹香著. —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215-0

I. ①太… II. ①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5633号

书 名 太子,请接招!

作 者 御井烹香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天下同萌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孙 逊 余竹青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72千字

印 张 10.5
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,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215-0

定 价 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东宫要领 / 001

第二章 礼教规范 / 014

第三章 见不得人 / 027

第四章 勇闯六宫 / 045

第五章 皇上风采 / 061

第六章 打也自打 / 072

第七章 贵人要求 / 095

第八章 食言而肥 / 111

第九章 郎心似海 / 126

第十章 轻举妄动 / 144

太子
请接招!

目 录

con
tents



第十一章 往事莫提 / 163

第十二章 蓬莱遇险 / 176

第十三章 人言可畏 / 198

第十四章 疑云重重 / 214

第十五章 婆婆家宴 / 227

第十六章 得胜归来 / 240

第十七章 不是孩子 / 253

第十八章 旧事重提 / 271

第十九章 一起来跪 / 285

第二十章 你喜欢谁 / 297

太子
请接招!

目 录
c
o
n
t
e
n
t
s



我当这个太子妃好苦啊！

【第一苦：上工早】

“娘娘，娘娘。”自鸣钟才敲四下，就有人来推我的肩头，“是时辰起身了。”

上一刹那还徜徉于美梦中，这一刻已本能地睁眼起身，睡意通通飞走：“今日没有睡迟吧？”

身为太子妃，每日服侍太子早朝，给舅姑请安，乃是最重要的差使。

婢女小白莲面色焦虑：“倒是没有睡迟，但太子爷……太子爷已经起身了。”

【第二苦：上峰难伺候】

我忙翻身下床，一边命人侍候我洁面洗漱，一边伸展双手让侍女们为我更衣：披挂上鸾凤和鸣袄、山河地理裙。小白莲带了五六个侍女分工合作地为我梳头，扯得我头皮疼得泪眼汪汪。

“太子爷换了衣裳没有？”我一边换衣服一边急急地问，生怕在我上差之前，上峰等不及我，先一步出发了。

专事传递消息的小迎春来回奔走，一会儿一个新说法：“太子爷穿外衫了，太子爷梳头了，太子爷加冠了，太子爷穿鞋了……”太子打个呵欠都值得回来通报。

这些通报急得梳头宫女手上的力气更大了，扯得我的头皮更疼了，终于在“太子爷起身了”这句话传来时，我梳洗完毕，整装起身，摆出太子妃的架势，款款地出了内堂。

太子已经装束停当，负手在堂中等我。

他容貌清贵，气质端凝，举手投足处，自有皇家威严，俊颜虽白皙，却凛然生畏。见我姗姗来迟，太子一扬眉，似有不耐，不言而喻。

“给太子请安。”我虽不用三跪九叩，但也需深深敛衽，低眉敛目，不露丝毫烟火气息，“太子爷万福万寿，今日——起得又早了些。”

尽管我再三忍耐，仍有一丝牙痒痒暗藏其间。

太子按理该寅时中起身，寅时三刻用完早膳，早膳后给皇上、皇贵妃请安。我身为太子妃，一向也在寅时中起身服侍太子用膳，说起上工时辰，比他还早了一刻钟。

可东宫太子善变，有时我苦等半个时辰还不见他起身，有时他又提早出门，弄得我匆忙又狼狈。

只看这上工的时辰，就晓得我的顶头上峰有多难伺候。

太子淡笑着摆了摆手：“昨儿下了一夜的雨，倒是走了觉，一晚上没睡好，早些起身梳洗，反而神清气爽。爱妃说是不是呀？”

我咬牙，仍顺应地回答：“是，太子爷您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”

于是我起身跟在太子身后，进了膳堂。

【第三苦：居室狭小似蚁巢】

服侍太子用过早膳，我与他并肩出了东宫，迎面差点撞上抬水进屋的宫女，要不是太子爷眼疾手快地一把把我拉开，我险些就要被宫女们绊倒。

放眼东宫，前后六间配殿，人员进进出出，好似蚂蚁般挨挨挤挤，我不由叹了口气。

我与太子住在正殿，配殿里尚有七八名宫娥彩女，侍候宫女数十、太监数十……都在这小小的东宫内居住，怎一个挤字了得！

再一看宫外，我这一口气便叹得更长了。

浩浩金砖地，渺渺九龙阶，这么大的一个广场，就是露宿，也能住上百个人，就这么空着，怎一个可惜了得！

太子体贴：“爱妃，今日天气晴好，我们安步当车，散一散心如何？”

且不说今日天气阴霾闷热，只说我浑身上下，光是袄裙就有四五斤重，

头顶还有四五斤的珠玉，不要说安步当车，就连多走几步，我都恨不得把头就近搁在谁的肩膀上，好缓一缓脖子的酸疼。

我抽动嘴角：“是，太子爷您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”

【第四苦：上峰的上峰……更不好伺候】

安步当车，走了一刻钟有余，我与太子进了瑞庆宫。

重帘深垂，兽脑吐香，瑞庆宫里里外外一片幽静——皇上他老人家，又、睡、过、头、了。

我和太子只好眼观鼻、鼻观心，在瑞庆宫外殿枯坐。

昨晚雨下了一夜，我也没有睡好，久坐枯燥，头又沉重，不免打起了瞌睡。

太子看到我的头直点，便推了我一下，睡意被瞬间惊醒，很不舒服。

有个这样不好伺候的上峰，真乃人生不幸。

苦等半个时辰，皇上终于舍得起身召见，我与太子连忙进了内殿。

身穿明黄便袍，眉宇间略带苍白的皇上在东暖阁上半倚着用茶，见到太子与我，不过撩撩眼皮。

“儿臣（臣妾）见过皇上，皇上万福万寿，平安康健。”

太子和我却不敢怠慢，一丝不苟地行过三跪九叩的大礼，才垂首等皇上的一句平身。

这句平身左等右等却等不到。

垂头跪在金砖地上，一头的珠玉让我的头沉重得很，坠得头皮直疼。

皇上半天才开口训斥太子：“无知的孽障！”

太子不说话。

我也不说话，盯着眼前明晃晃的金砖，听皇上发威。

“想那大学士吴先生，是何等德高望重，连朕也要看重三分，也是你一个黄口小儿可以肆意折辱的？”

如果说太子难伺候，那皇上就比太子更难伺候了，年纪越大，越是阴晴不定，连一点小事都要借题发挥，闹得沸沸扬扬。

“居然嘲笑吴先生‘胖胖的，长得和猫一样’……教你读了十多年书，连笑话人都会！吴先生哪里像猫，分明就像一头猪！”



皇上越说越生气，说到后来，简直是在拍着桌子怒吼。

场面忽然就冷了下来。

我不禁晃了晃头，抬头望着皇上，给了他略带同情的一瞥。

皇上年纪大了，嘴上就有些把不严，老是一边训斥太子，一边失言。

皇上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后也有些尴尬，别开脸不看我们。

太子向我做了个手势，我们俩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向皇上履行过子媳的问安之礼后，我们还要到重芳宫给皇贵妃请安。

【第五苦：不讨上峰喜欢】

从瑞庆宫出来，太子与我安步当车，去了重芳宫。

瑞庆宫与重芳宫分居东西六宫，各执牛耳，成对鼎之势。两宫中间隔了长长的御街甬道，走得我脚酸脖子酸，浑身上下都酸。

“太子爷，”我只得恳求道，“臣妾……臣妾走得好累啊！”

太子可能因刚才被骂，心情还不大好，淡眉淡眼道：“马上就到了。”

我只好吞下传唤御辇的恳求。

唉，上峰不好伺候，刚受了气的上峰，更不好伺候。

走了几步，我又忍不住问：“太子爷怎么会说吴先生……”

吴先生是当朝最有威望的大学士，虽然的确是肥肥胖胖的，像一只可人的老猫，但太子怎么也不该把这话说出口不是？

再说，“胖胖的，长得和猫一样”这话多不尊重啊？哪里是最尊贵的太子爷会说的话。

太子的嘴角耷拉了下来，好像有人在上头挂了两斤猪肉。

“爱妃怎么会以为小王会说这种话？”他淡淡地说。

太子今天穿了一身黑，玄色的乌木冠，暗绣金雷纹的袍袖摆啊摆的，不知是否摆出了错觉，我看着他的脸色也像是黑的。

若我是个省事的太子妃，此时此刻，必定住嘴不言。

若我是个玲珑的太子妃，此时此刻，必定转换话题，提些让太子高兴的事，把气氛暖热。

可惜我有幸成为太子妃，也是个相当不讨人喜欢的太子妃。

“太子爷的心思，臣妾哪里揣测得来。”我猜测，“说不准，太子爷真觉得吴先生是只老猫，一时失言，就脱口而出，好像刚才皇上……”

太子加快了脚步，我赶忙碎步跟上，头顶的玉步摇摇得更欢了：“也没准儿是玩笑时逗逗吴先生——哎，这太子爷的心思，我哪里猜得到！”

太子的嘴角抽了抽，又把脚步加快了几分。

噢，对了，竟忘了自陈：太子并不喜我这太子妃，虽说我是名门之后，自小出入宫闱，更是故去孝嘉皇后的亲侄女，但太子自小就不喜我的性子。成婚一年以来，他对我冷淡逾恒，夫妻之间往往相对无言，乃是世间数一数二的怨偶。

【第六苦：上峰的半个上峰，也不怎么好伺候】

进了重芳宫，皇贵妃已经打扮停当，对我们绽开一脸的笑。

“辛苦太子、太子妃，日日里奔波劳累，来给本宫请安。”

皇贵妃是皇上潜邸时的太子嫔，皇上即位后即加封为皇贵妃，掌管凤印、出入起居一应供应与皇后平级。

自孝嘉皇后身故后，皇贵妃执掌六宫已有多多年，但仅于九年前得皇十子福王。皇上爱如珍宝，养育于深宫之中，虽年已九岁，但仍与皇贵妃同住，与太子一同念书。

皇贵妃是宠妃中的宠妃，自她入宫以来，二十多年恩宠不衰，美人儿流水般地来了又去，唯有皇贵妃长青不倒。

对这么长青不倒的宠妃，我一直心怀敬意。

太子和我双双跪下，给皇贵妃请安。

太子才跪了半边，皇贵妃就亲手把他扶了起来：“听说昨天福王拿吴大学士取笑，是太子出面缓解，真是多谢太子照拂福王，福王不懂事……”

皇贵妃就把我晾在一边，我跪也不是，不跪也不是。

又忘了交代：皇贵妃虽然温柔贤淑堪为国母，却独独不喜欢我，对此我也不知缘由。

我与太子成亲一年以来，她明里暗里给了我不少难堪。若我是个省事的太子妃，早已以泪洗面，自省己身……



只可惜我脸皮也很厚，看太子起身，我也就没有下拜，而是起身坐到了太子的身边。

皇贵妃看着我的表情，好像在看一个刚脱光了衣服，在大庭广众面前裸奔的乞丐。

我低头用茶，安之若素。

【第七苦：求上位小白花数不胜数，防不胜防】

给皇贵妃请完安，太子带着我回了东宫。

皇上春秋正盛，朝政繁忙，太子反而清闲得很，二十岁的人了，还天天在御书房读书。

往常从两宫请安回来，太子稍事休息，就要前往御书房接受鞭策，今日却换了外袍，拿了书在正殿坐了下来，并没有出门的意思。

“太子爷今日不用去御书房？”我很吃惊，不免发问。

“吴大学士告病，今日该他上课，于是放假一天。”太子的目光胶着在书本上，翻一页，又翻一页。

我应了一声，只好在太子的身边坐了下来。

两边寝殿都有人在打扫，今天太子起身早，出门早，回来也早，寝殿还没有打扫完。我们无处可去，只好坐在正殿里，太子看书，我等待。

等了没多久，宫娥彩女们出动了。

第一个现身的是姜良娣。

“臣妾见过殿下、娘娘。”

姜良娣乃是江南才女，生得又美又玲珑，一双大眼睛好似会说话，看着太子的时候，眼睛里好像能伸出一只手来勾住太子的脖领子。

请过安后，她站起身来欲语还休地望着太子，大眼睛眨呀眨，像是要眨出一首歌。

太子却很专心地看书，翻一页，再翻一页，又翻一页，还翻一页。

我看得很想乐，一时失态，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说来姜良娣也是倒霉，太子宫里的美女也有那么五六个，个个都有一身的本事与抱负，有皇贵妃牵线搭桥塞过来的，有皇上看得顺眼赏下来的，有

我向娘家要进来的，有地方大员进献上来的，偏偏只有姜良娣是选秀选出来的，寻常人家的孩子，在朝中一点根基也没有。

她也只好凭着这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在太子身上下功夫了。

太子呢，只是个会喘气的死人，身若槁木，心似死灰，在女色上只能用“冷感”两个字可言。姜良娣的那双眼睛就算再水灵，在他看来也如死鱼眼珠子一样，有时候搭理姜良娣，好像不是因为她可爱，倒像是因为她可怜。

我这一笑倒坏了。

姜良娣面皮薄，顿时红了脸，嗫嚅着看向地面，活像地上有金子。

太子也冲我挑了挑眉毛。

你别说，太子挑起眉毛来，那还真相当地好看。他这人虽然寡寡淡淡的，但也有几分寡淡的风韵，眼角眉梢带的那股凌厉，在我看来是冷漠，说不定在姜良娣看来，就是风流。

“今晚是姜良娣侍寝的日子。”我连忙弥补道。

我这个太子妃，虽然有以上七大苦相伴，但唯独有一点，令我很是满意。

太子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太子，我们虽自小相识，但自小就看彼此不顺眼，勉强结为夫妻，也不过是一对怨偶。

也正是因为我不喜欢太子，才能贤惠大度，为他广纳天下美人——要不是东宫实在太挤，我还真想再给他纳十个二十个美人进来，那样戏才唱得精彩！

哎哟，别这样看我，我知道，太子妃当光风霁月，统领东宫，为太子采选良人开枝散叶……

不过我姑姑还说了，她说：“苏世暖，你就是个泥地里爬出来的小无赖，看谁不顺眼上去就一巴掌，打不痛也要蹭他一脸泥，苏家怎么就养出了你这样没良心没脸皮的孩子？”

这是真事，第一次见太子时我才五岁，双手捏了泥拍在他脸上，不痛，却拍了他一脸泥。

打小我就这么没脸没皮，长大了还能消停？

姜良娣眼睛一亮：“今儿……是马姐姐侍寝的日子呢！”



我掩唇一笑：“哦？”

新妇进门，头一年要忍气吞声，这道理，我还是知道的。

我和太子去年三月成婚，虽至今才一年两个月余，但戏已看了不少，有皇上领衔主演的，有皇贵妃倾情出演的……后宫众美人众太监都是跑龙套的。

看得我很开心，也折腾得很累。

如今嘛，是时候让这场戏演得更精彩一点了。

我这东宫，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。

除了我这太子妃担当女主角，与太子分居正殿左右两侧之外，东西偏殿、后院开辟出的小花园里，共住了五个美人，同本宫一起凑了个吉祥六宝。

说来也有意思，太子和我也曾度过只有我们二人的日子，刚成婚的三个月，东宫空空荡荡的，只有我对着他，他对着我。

那段时间我们都瘦了，我尚未习惯新妇身份，只要看见太子就愁眉苦脸吃不下饭，太子恐怕亦是很难对着我加餐。

成亲三个月后，太子代天巡守去了南方，第一个美人郑宝林进门了。她是皇上赏赐下来的功臣之后，郑宝林的出身虽不如我，却也不比我差多少。

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，皇贵妃很快赏了李淑媛进门：外头的穆阁老不肯示弱，又送了马才人进宫。这三个美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成日里拈酸吃醋，不是你嫌我多吃了一口饭，就是我嫌她多摘了一朵花，闹得我日夜不得安宁。

我一恼火，从家里把我最宠爱的小侍女柳叶儿要了进来，抬举为昭训。不到三个月，三个美人儿服服帖帖，在柳昭训手下称了臣，给了我一段难得的安宁日子。

四个月前，太子终于回了宫，又带进了姜良娣——江南地方选秀选出的美人儿，在当地素有才名。皇上想起太子在江南差事办得辛苦，一高兴，就把姜良娣赏给了他。

东宫里一下就有了五个美人，如何安排侍寝是件恼人的事。好在太子凡事都讲规矩，我这太子妃也就跟着讲规矩：后宫五位美人雨露均分，一人两天，太子妃有特权，一月三天份额。太子隔天宠幸一个也好，前半个月奋力

耕耘后半个月在东殿睡大觉也好，随他安排，只是这每人应得的福利，是只能多不能少。

这规矩一出，东宫顿时被一股祥和之气笼罩。五个美人，谁见了我都眉开眼笑，话里话外都夸我是第一等贤惠的太子妃。但柳叶儿例外，不论什么时候见了，柳叶儿都是眯着一脸的大褶子，笑得好像个包子。

这丫头从小就长得一脸福相，脸儿像包子，身子也像个圆圆的小包子。她去参见皇上的时候，皇上倒是没有说什么，不过御膳房当天就加做了好几笼包子分赐后宫众妃。

我公公有时候也很有幽默感。

只是太子虽然讲规矩，却最受不了我跟着他讲规矩，每次我一讲规矩，他必定要气得嘴歪眼斜，恨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。这一次好像也不例外，他气红了一张俊脸，拎着我的脸颊晃：“你把柳昭训弄进宫，我姑且不说什么，可就她长那个样子，你、你、你还……”

太子很少被气得连尊称都忘了，你你我我起来。我心情大好，笑道：“太子爷这就知道了，面目圆润乃是福相，生儿育女特别适宜。您身为国之储君，龙章凤彩，按理应当不好女色，只为传宗接代行那周公之礼。柳昭训珠圆玉润、高洁贤淑，实乃国之良配……”

在宫里生活久了，我觉得我说话都特有文采，反正什么话拿四个字串着说，就显得很庄重、很深思熟虑，也很能把太子逼疯。

“够了！”太子怒喝，一边狞笑一边解盘龙扣，“本王今日就先拿你开刀，上床！”

我正要说不，又觉得假了些，怎么说我们也做了几个月夫妻，敦伦之礼又不是全不熟悉。可要说好，又好像太轻浮，所以我就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，只是默默地帮着太子褪掉了明黄外衫。

事后，太子起身拿过茶，一边啜一边哼：“以后柳昭训的两日，就归到你那里——苏世暖，要是你敢说一句不，我就废了你这张嘴！”

我可不信太子有能耐废了我的嘴。

“殿下这是以貌取人，柳昭训贤良淑德、温文尔雅，并不比别的美人儿差……啊啊啊啊啊，殿下你干什么——”



结果我的唇上就带了一圈牙印，肿得两三天不能见人。从此柳昭训的两日侍寝，也归到了我名下。

太子为了报复我，还特地从太医令那里调了我的档来，把我侍寝的日子，排到了两次小日子中间的五天。可见此人用心十分险恶，并不想让我早日怀上皇家子嗣。

皇贵妃知道这事后，当天乐得多吃了两碗饭，连着几天见我，脸上都笑得很欢。

我回头就把李淑媛侍寝的两日排到了我后头，太子连着征伐五天，就是铁打的也该休息休息，所以李淑媛直到现在见了我脸上都像是挂了两斤猪肉，这嘴角，是怎么都扬不上来的。

太遗憾了，其实我非但不讨厌李淑媛，甚至还有点喜欢她。好吧，虽然我不喜欢李淑媛，但也不怎么讨厌她。

像李淑媛这种七情上面的泼辣小姑娘，我苏世暖是见得多了。想当年没进宫之前，哼哼，我拳打王府脚踢公侯，全京城谁不知道苏家小女儿飞扬跋扈，成日里打马冶游——哎呀，年少轻狂，年少轻狂！

当时我跟着哥哥四处游玩的时候，少不得与几个行事大胆、飞扬跋扈的千金小姐对上，倒不是我自夸，还没有谁能消受得了我的手段。毕竟千金小姐，很少有我的随机应变……或者用我姑姑的话说：“谁有你这么无赖啊！”

李淑媛呢，一看就是深宅大院长出来的小姑娘，行事最重脸面，压她，我只需要一点心思。

郑宝林的性子孤高得很，虽然出身最高，但成日伤春悲秋，吹一点风就能染上半个月的风寒，自入宫到现在，每逢侍寝的日子，必定告病。太子看她就像是看一个玻璃人，好像碰一碰就会碎。

唯独马才人……

哼！

我掩袖一笑，就把球抛到了太子身上。

“这侍寝的日子都是定好的，姜良娣想串个日子，也不是不行，就看太子爷的意思了。”

太子爷放下手中的书卷，名贵的蝴蝶装被压出了一道痕。他抬起一边眉

毛，阴恻恻地看着我：“爱妃贤惠。”

我早说过，我不识时务，也不玲珑剔透，所以对太子的不悦，我就当没看到。

“谢太子爷夸奖！”

寝殿已打扫完毕，我拎起裙角，起身告退：“太子爷安心看书，妾身就先告退了。”

才走一步，我的步子就迈不出去了。

姜良娣本来正含情脉脉地看着太子，忽然见我不动，她的目光也跟着我往下溜。

我们两人的眼神，就一起汇聚到了山河地理裙下。

一只绣满银线云纹的黑顶云靴，稳稳地踩在我金线绣作辉煌灿烂的裙角之上。

我们又不约而同抬眼去看太子爷。

太子爷拿起书本，看得入神，修长的手指慢慢地敲着小几，嘴角含笑，像是完全沉浸在书中。

“太子，您踩着娘娘的裙摆了。”姜良娣好心地提醒太子。

姜良娣啊姜良娣，我在心底摇头叹息。

今晚侍寝的事，又黄了不是？

太子爷轻咳一声，挪开眼神望向地面，做恍然大悟状：“本王无心，耽搁爱妃脚步。”他向我致歉。

我只好笑：“太子爷说哪里话……”

然后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汇聚到太子的脚上，但这只脚一点动弹的意思都没有。

姜良娣再呆也知道自己闯祸了，顿时煞白了脸：“臣妾忽然有些不适……”话没说完她就匆匆地跑走了。

太子这才收回云靴，又拿起书卷，邀我：“爱妃不再坐一会儿？”

我很想婉拒，但山河地理裙——它也是很贵的，以我太子妃之尊，一年四季也就是按季有两条更换，洗濯就相当费事。

唉，上峰真是不好伺候。



我只好委委屈屈地坐到太子身边，冲太子龇牙笑道：“既然太子爷诚心相留，那妾身就再坐一会儿。”

太子也冲我亮出一口白牙：“爱妃体贴。”

没多久，马才人到了，想必是听说姜良娣有抢她侍寝的意思，匆忙赶过来的。

多匆忙呢？匆忙到她只在贴身穿着的葱绿小坎肩外头加了一条金线绣的披帛，虽说看着严实，但这一路走来，身姿间的风情，却是披帛挡不住的。她虽然长得不算好看，但谁都不得不承认，这女人看着……好可口！

我眼一眯，有了些磨牙的冲动，却还不急着发作，先看太子。

太子的眼神还胶着在那本书上，只是翻书的动作却慢了下来。

哼，男人！

说也奇怪，论美貌，马才人是拍马都赶不上姜良娣的；论孤高，更是难及郑宝林万一；论闹腾——闹腾这两个字，根本是为李淑媛发明的。东宫四美里，就属马才人对我最恭敬，行动举止最谨慎……

我却偏偏最讨厌她。

不等马才人说话，我就对小白莲招了招手：“怎么不见柳昭训？”

马才人的脸色顿时一变。

除了姜良娣没有尝过柳昭训的厉害，东宫三美，谁都被柳昭训收拾过。

太子也难得露出一丝笑意，他笑着睨了我一眼，书本一合，悠然起身：“爱妃你坐，小王进寝殿读书去了——虽说吴先生告病，但功课可不能搁下。”又冲马才人点点头，“马才人来得好，陪太子妃拉几句家常。”

太子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进寝殿去了。

我和马才人一起目送太子爷进了寝殿，再回头对视一眼。

哼！

我忍住磨牙的冲动，起身掩袖一笑：“马才人慢慢坐，柳昭训就快到了。本宫今儿起得早，先回寝殿休息了。”

马才人漾出一丝苦笑：“娘娘慢走。”她礼数周全，给我行了参拜大礼。这就露出了胸前深深的沟壑。

可恶！挤一挤，我也有！